



W 新诗眼

中年人的肩膀(外一首)

■ 杜少华

中年人,望着眼前的苍松
像望着镜中沉默的自己
苍松的皮肤
沟壑纵横,坚硬如铁
中年人的手抚摸上去
听得出共鸣的和声

一阵风来
松涛阵阵如诉
似乎要把半生的岁月,拆成
春的抽芽,夏的浓荫
秋的斑斓,冬的坚韧

中年人的肩膀
有几片脱落的松皮轻轻拂过
又有带刺的松球碾过
近旁杨树上的一枚黄叶
也摇曳着身姿
不紧不慢地滑过

中年人,望着眼前的苍松
像望着镜中沉默的自己
影子被夕阳拉长
他的鼻子忽然发酸
眼眶也悄悄涨潮

举头抬眼,但见
万千松针织密了天空
每一根都泛着新鲜的光芒
洋溢着长青的倔强
中年人的肩膀
陡然轻了半两

人间甜蜜

人类幼崽的奇葩,就是让你
永远猜不透她的下一秒
方才还噙着露珠的眸
转眼已弯成月牙桥
那忽晴忽雨的模样
正是治愈心灵的良药

庐山褶皱里的自语(组诗)

■ 熊晓岗

石阶接住影子时
暑气漫过衣襟
美庐窗棂斜切下
半块民国阳光
我在藤萝砖缝间
辨认年轮
键盘磨亮的晨昏
报表里扎根的痕迹

会议会址的木门
锁着1959年的沉默
长桌如未解冻的江面
枸杞在杯中舒展
墙上标语褪了色
像旧书折角的页码
在讲解员的声音里

含鄱口的雾是湿的
呼吸也潮了
像被晨露打湿的麻雀
数着云缝里的影子
谁没在朦胧中
把生活褶皱错认成仙境

植物园的小花
像衣领里的汗
卑微却亮得认真
松柏沉默如秤
称着岁月的重
忽然懂了
有些生长从不用喊疼

晨雾为芦林湖卸妆
1961年的建筑像线装书
风翻动其中一页
台灯光晕里
我的指纹镀上历史的铜
李白的句子游动
化作芦林大桥的弧线

黄龙潭在谷底写狂草
瀑布是恹恹的笔
青苔临摹每滴墨
我的心跳
与千年前的水滴
在石缝里和诗

白居易从唐时雨里拾起荷叶
草堂记录迹迢迢岩层
花径的菊后仰
红鲤啄食琵琶行残句
我的影子
正爬上古人未写完的那行

别了这杯云雾茶
别了未读完的黎明
告别时庐山在摇晃
仿佛是深爱的这片湖光山色在鞠躬

S 散文苑

我的外家鹤舍村

■ 陈林森

都昌县苏山乡鹤舍村是我的外家,也是我的故居。我的祖籍是宜春靖安,出生在南昌。在我幼年时,父母流落到都昌,在鹤舍村定居,或者说鹤舍村接纳了他们,从此我以外甥的名义在这里断断续续生活了近20年,度过了我的部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

先父先母在鹤舍村参加了土改,分了房子,算是“入籍”了。因此鹤舍村可以说是我的“老家”,但按传统观念,又不是我的真正的老家。实际上,长期以来,我都是把鹤舍村当作自己的“老家”,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母亲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我自己上学读书,上山砍柴,当民办老师,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度过了许多庸常的日子。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熟稔,那么的亲切,即使睽违了几十年,村子的旧模样,还常常潜入我的梦乡,成为各种梦境的背景。

鹤舍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已故作家、鹤舍村先贤袁作在《古村散记》中介绍说,“该村始建于东汉末年,成村于明代初期,发展于清代中叶,有1800余年历史。”以前这个村长期写作“学舍村”,据说清初就办了学堂——“浣香斋”。新中国成立后,村里长期驻有小学和中学,称学舍村当之无愧。但在我离开之后的某一年,村庄还原了它曾经的古称——鹤舍村(方言“学”“鹤”同音)。这一名称由来是相传苏耽(传说中的仙人,晋葛洪《神仙传》有载)化鹤归来时,曾在这里栖留。新世纪以来,该村被列入都昌县创建文明新村的试点,作为古村落开辟为旅游景点,文人纷纷前来采风,各地游客更是络绎不绝。2016年,鹤舍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鹤舍村是一个古朴、美丽的乡村。它不是普通的因地制宜、零散错落的自然村,而是经过整体设计、统筹规划的建筑群,呈现出古人智慧和审美品位的建筑艺术。村庄整体呈曲尺形,中央有一口长方形池塘,村民叫它“门口塘”。门口塘给村民带来许多生活的便利。池塘养的鱼是大家共享的,每年“还年福”的那一天(腊月二十八,月小二十七)早上喝“泽”而渔,收获的鱼大小搭匀,按户头平均分给村民。分配的方法公平公正,叫号的人不参与分鱼,把鱼分好后,叫号的人按名单“盲叫”,

户主无论拿到哪一份,都乐于接受。分鱼的日子,村庄的巢门外挤满了人,是村民最快乐的一天。

因为距离近,我小时候喜欢到“大堂前”玩。大堂前就是祠堂,有的地方称祖堂、祖厅。其基本结构是前清留传下来的,分上厅和下厅,中间有上下两个天井。列祖列宗的牌位供奉在上厅中央的神台上。我知道这里有我的母系家族的一席之地,我的外曾祖袁铁梅,外祖父袁训芷,舅父袁武扬等,都能找到他们的名讳。每年的农历年底“还年福”,年夜饭基本就绪,以锣声为号,全体村民都集中祭祖,谓之“捧盆”。每户家长手捧饭盆,盆里盛满了三牲祭品。各家纷纷鸣炮,震天价响,满屋都是白色的浓烟。浓烟散去,天井上下堆满了厚厚的鞭炮屑,第二天踩上去还热烘烘的。正月二十,则在此为祖宗(始祖)过生,外嫁女这一天都回村庆祝。

鹤舍村作为一个古建筑群,外观整齐划一,山头凤尾叠起,栋栋相连,户户相通,村中间所有通道由石条铺成。我小时候数过,由村的一头到另一头,要走过18条石巷。房屋设计具有典型的江南民居特色,其中的“大八间”,厅堂分前后厅,前厅又分上下厅,前厅左右各正房一,厢房二,后厅还有两间偏房,前后厅各有一天井,厢房之间有甬道,一扇小门与两边的房屋相通。我的旧居就是一幢大八间,是全村最大的厅堂,村民称之为“正屋堂前”。我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三家合住,相处和睦。鸡窝在下堂前大门两边,一到傍晚,女主人喂鸡,将瓢中饲料(多为稻谷)往空中一撒,鸡们闻声而来,各拥其主,秩序井然。各家房门一般都不关锁,从未发生过财物纠纷。一家用品短缺,就向另一家借用。有什么好吃的,更是有福同享。1981年,我举家乔迁。1995年,我因一时手紧,将旧居变卖给邻居。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传统的民居渐露弊端,主要是地板和鼓皮的结构不便装修,也不便增添卫生设施,加上空间受限,不少村民都在公路两旁建造新的楼房,有的人家甚至开门面做生意。但即使有了新居,老宅却并不拆除,村庄的完整性不能破坏,这是鹤舍村最严格的自治公约。所以现在游客来参观,发

现村子里面住户少了,主要是一些老人。

都昌的农村男女青年举行婚礼,按照习俗多集中在春节期间。农业社会时期,农村在春节期间比较清闲,可以把喜事办得热闹。更重要的还是经济条件,中国农村生活俭朴,只在年节期间才有条件大吃大喝。虽然如今温饱无虞,但传统习惯被传承下来。如今,打工者也多选择在春节期间返乡。于是,春节期间,便是新婚夫妻最喜欢的好日子。鹤舍村的美食,最为人称道的是饺子粑和年粑。饺子粑也叫炒粉粑、馅心粑,用普通大米为原料,外表像北方的水饺,皮薄馅多,平时做早点,也可待客。由于做饺子粑没有统一的时日,那些好面子的家庭“煮”妇,正好大显身手。她们把一碗一碗的饺子粑端给没有做粑的人家,收获着一句一句的“难为”(方言多谢),既见证了她们的心灵手巧,又彰显了她们贤良淑德。做年粑的时间都在腊月二十以后。由于工程较大,需要左右邻居帮工。年粑以糯米为主料,小茶杯口面大,圆饼状,用模子刻印,蒸熟后浸在腊肉缸里。从前我们吃年粑,一直要吃到来年开田的时候。

儿时记忆中,“文革”前有一种“唱曲”,形式类似于曲艺,一个老头在音乐伴奏下,说唱一些粗俗而搞笑的故事。村里很早就有一支业余乐队,有“洋鼓洋号”,有笛子、二胡伴奏,前面还有开道旗。春节期间逢婚嫁喜事,一时风光无限。现在的乐队成员穿上了整齐的制服,新娘则披上时髦的婚纱。不过如今大家忙于赚钱,围观看热闹的人没有以前多了。我十几岁时,也滥“笛”充数过,吹奏的非是旋律简单的小调,如《小桃红》之类。如果是他村礼请,除了酒席款待外,还能得到东家分发的一盒香烟和一元钱,在那个清贫的年代是一种妥妥的“小确幸”。

我曾在《老家》一文中写道:“那时,相对于求学的城市而言,老家就是母亲的怀抱,就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就是从小濡染的方言。没有人追究我的老家在哪里,他们都把我度过寒暑假、过旧历年的地方当成我的‘老家’。”20世纪80年代,我与靖安县山区的老家建立了联系,但在过去很长时期,特别是少年时代,我的外家鹤舍村填补了我的心灵空白,成了我的精神上的“老家”。

吃。因为做得不是很多,二姨和二姨父就没有吃,而是由着我们吃饱。回到家里时,母亲好一顿埋怨,说二姨家生活条件非常苦,鸡蛋是用来换油盐的,新麦面是留着待客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懂事。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情。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母亲带着我去看望外婆。我们在烈日下走了三四公里地才走到外婆家。外婆家的门掩着,推开门外婆不在家,向邻居打听,原来外婆去了自留地里。母亲带着我找过去,只见外婆正弯着腰在麦地里掐麦穗,手指上还沾着青绿色的浆汁。母亲赶紧上前帮外婆掐麦穗。

“要挑带芒的。”外婆捻开麦壳,嫩白的麦粒滚在掌心,“咬开有甜水味道的才好。”外婆同母亲说着话,捏起一粒放到自己嘴里。见我好奇的模样,又塞了几粒放入我嘴里。我嚼了几下,顿时齿间碾出青涩的浆汁,有些酸涩的味道,还有些温热的阳光味道。混着这些味道,我将它们都咽了下去。

傍晚时的灶房里,外婆把麦穗铺在锅底,用小火慢慢烘。“噼啪”声里,麦芒渐渐焦卷,空气里浮着暖烘烘的香。外婆又用簸箕将剩下的麦穗颠一颠,焦壳簌簌落下,露出金褐色的麦粒。她将麦粒倒入石臼里捣几下,除去麸皮,剩下的就是圆滚滚的麦仁。外婆取来一只搪瓷缸放入麦仁,加入母亲带来的红糖,倒上白开水,搅拌了一下,便递给我:“喝一下,看味道怎么样?”我接过搪瓷缸,对着缸口就大喝了一口,一股焦香可口的甜味顿时弥漫开来。馋得我头也不抬地“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干了,然后抬起头,冲着外婆和母亲嚷着嘴说:“真好喝!”

那是我喝的唯一一次麦仁糖水,也是我喝过味道最好的糖水。此后的岁月里喝过各种饮料,感觉都不如外婆制作的麦仁糖水。

原来有些味道,早被岁月酿成了乡愁,只要打开来,就有新香的味道。

更广阔的白里。

九月的黄昏,是一年中最美的黄昏。西天变得沉静而浪漫。夕阳把余晖泼上去,云朵则变成一幅流动的画。它们被染成了暖色,有的成了熟透的杏子黄,有的晕成桃花粉,四周时不时泛起珊瑚红,潮汐般层层叠叠在天边涌动,一会儿是展翅的凤凰,尾羽拖着金红的光;一会儿是扬帆的船,帆上落满碎金,仿佛要驶向星海。连归巢的鸟都忍不住绕着云飞,翅膀沾着霞光,成了画里会动的墨点。这时,捧一杯香茗,站在阳台上,对着西天的绚烂沉默不语。没有“夕阳无限好”的感叹,唯有叹赏与珍惜的浅喜。

秋天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浸润人间。它不像夏日的头道茶那般热烈张扬,而是像这杯沏到三泡的香茗——夏的浓烈已然沉淀,冬的凛冽尚未析出。你看,那沉郁如老玉的河水,是茶汤深邃的底色;那沙哑倦怠的蝉声,是蒸腾在杯口带着金石气息的余响;那卷边泛墨的残荷,是浮沉其间舒展开来的叶脉;而那流连不散的云与霞,便是被时光揉碎又重组的浅香与茶韵。它们不再是散落的风景,而是被“初秋”这二字统筹,在一只名为“时光”的盖碗中相遇、融合,最终成就了这一盏层次分明、余韵悠长的当下。

我轻呷一口,茶味渐淡,然甘醇愈显。原来万物皆可入茶,人生四季,亦不过是一壶一泡一饮一啜的过程罢了。

吃新麦

■ 杨勤华

小暑一过,新麦就上市了。年前播下的麦种,经过了春天的发芽生长,到夏天的结穗灌浆,在阳光的呵护下,终于成熟了。

此刻,麦田里已是一片片金黄,农民们开始忙着收割麦子。这时候,太阳非常给力,只要晒上几天,新麦特有的芳香就出来了,然后便送去加工成雪白清香的新麦面粉。新麦面粉做出来的面条、面疙瘩、面饼、面粑等等,吃起来特别有味道,会让人爱不释“嘴”。

小的时候,每年新麦上市时,外婆和二姨都会从乡下送来一些新麦面粉给我家,这个时候我就格外激动。母亲会从面袋里舀出一些面粉放到面盆里,倒上一些水,用筷子均匀地搅拌,直到面粉有了粘劲,再放点葱和盐。外婆坐在灶下烧火,母亲给锅里浇上菜油,待菜油沸了,便将面糊慢慢倒进锅里摊开。一股清香顿时从锅里升起,我使劲地吸着浓浓的清香,有些急不可耐。母亲这个时候就会扭头笑着骂我一句“小馋猫”,外婆也在一旁笑,满是皱纹的脸被灶膛里的火映照出红润的气色。

很快,一锅油煎麦粑就出锅了。母亲将其放入碟子中,又用筷子将麦粑摊开晾一下。我等不及地伸出小手就抓,却被烫得赶紧将手缩了回来。母亲无奈地摇摇头,用凉毛巾擦一擦我的手,责备我道:“就这么馋?”我肯定是馋得不行,恨不能立马就将油煎麦粑送进嘴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筷子,夹起一块就要往嘴里送。外婆笑道:“慢点,吹一吹,别烫着。”我将送到嘴边的麦粑停

下来,确实有一股热气散出呢。我赶紧夸张地吹起来,可是经不住香气的诱惑,仍张嘴咬了一口。虽然有点烫,还是嘴里呼呼地吹气吃了下去。

这样的油煎麦粑在我们老家叫作“摊粑”。通常,母亲会摊上好几锅麦粑。父亲下班回来后,在碗里放点白糖,用麦粑蘸着糖吃。于是,它就成了甜味麦粑。母亲和外婆则会在麦粑里裹上腌菜或菜瓜吃,又是另一番味道。我一会尝一尝爸爸的甜味麦粑,一会接过母亲递过来的裹着腌菜的咸味麦粑,两种味道都让我特别喜欢。一餐下来,吃得我肚子圆鼓鼓的。外婆拍着我的小肚皮打趣道:“真有这么好吃吗,下次再送些好面粉来。”我使劲点点头。其实,那个时候这些新麦面粉都是外婆省下来的口粮,可当时的我哪里懂得外婆的这份深情。

初中假期时,我带着几个小伙伴游泳到对岸的二姨家去玩。二姨家日子过得比较苦,我的四个表弟在放假时,都要帮父母下田干活,一个个身上都被汗水湿透了。二姨和二姨父见我带着小伙伴们来了有些惊讶,几个表弟却很开心。临近中午了,二姨赶紧回家要给我们做午饭。午饭时,我们吃的是二姨用新麦面做的南瓜疙瘩汤。二姨有些歉意地对我和小伙伴们说:“家里没什么好吃的,你们街上的孩子不一定吃得惯吧?”二姨给我们每个人碗里还添了一个鸡蛋。看着我们碗里的鸡蛋,四个表弟很是眼馋。

二姨做的南瓜疙瘩汤非常好吃,我们一碗都不够

三沏见秋

■ 李迎春

当一枚微黄的银杏叶蝴蝶一般飘落在我脚边,我拾起它,知道秋天悄悄来了。

发现秋天的痕迹,是从村头那条河水的绿波开始的。七八月的河岸,长满茂密的绿植。满眼的绿顺着斜坡蔓延到河底,河水变得绿意盎然了。流动的碧波,绿得鲜亮,绿得蓬勃,似乎有肉眼可见的生长,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去亲近它。到了九月,河水就像一块老玉,绿得沉郁,绿得深邃,甚至有些无精打采。不知不觉,我把每天看河的必修课变成了隔三岔五的选修课。

树上的蝉声已显出老态。这些夏日里的歌者,终究敌不过季节的更迭。立秋刚过,蝉声忽然就稀疏了,鸣声不像先前那般兴致勃勃,嘹亮清脆,而是略显疲惫和沙哑。傍晚散步,我循声看见一只老蝉。它趴在枝桠上,翅膀已经不那么透明了,边缘处泛着淡淡的黄色,像被岁月熏染的旧纱。它振动腹部的频率明显慢

了许多,歌声也自然由节奏明快的绝句变为一阙郁郁缠绵的宋词。

池塘里的荷更见颓势。塘里的水不再那么清澈,表面浮着一层暗绿色的薄膜。接天的莲叶依然固执地绿着,却怎么也掩饰不住它的倦怠,叶边开始枯黄发黑,卷曲如烤焦的宣纸,走近了,似闻到淡淡的墨香。荷花多半已经开败,残朵颜色也不复当初的娇艳,却沉淀出更为丰富的层次——粉白中透着淡淡的藕荷色,像是被时光晕染过的绢帛。无数的莲蓬孤零零地立着,或俯或仰,像沉思的人低垂或昂起的头颅。

天上的云,不再那样着急忙慌地赶路,变得悠闲起来。仰面看天,你会撞见大朵大朵的云,像飘落的鹅绒,懒洋洋浮在蓝得透彻的天上。九月的云,带着夏末特有的丰腴与灵动,慢悠悠地游,任人揣度形状。你看,一群雪白的绵羊正低着头吃草,风儿一点点啃掉它们的耳朵,它们的肚皮,渐渐地,羊群散了,化作一缕青烟,融进